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3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月下雨中群景」意象研究

Yat Nga HU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許日雅 (2023)。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月下雨中群景」意象研究。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 《考功集2022-2023 : 畢業論文選粹》。香港 : 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古典文學、文學與思想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二零二二至二三學年

嶺南大學中文（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

「對花月下雨中群景」意象研究〉

學生：許日雅

指導老師：司徒秀英教授

論文摘要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為晚明閨閣詞人。宜修出身書香世家，自小富學識修養。十六歲時與同出身於文學世家的葉紹袁（1589—1648）成親，並先後誕下八男五女。雖遇相知的伴侶且兒女滿堂，宜修因丈夫官職調遷，夫妻總是聚少離多。晚年時親友與子女更陸續離世，家庭不幸使其滿腔愁苦，思憶難斷，悲痛不已。

沈宜修與有「千古第一才女」美譽的李清照雖身處兩個朝代，但在家族背景、婚姻情態、人生經歷上都有相似之處：首先二人均是書香門第出身，婚姻關係美滿卻夫妻離多聚少，歷盡生離之苦，人生晚期又經歷失去摯親之痛。本文有意探討中國女性詞人在人生苦境中經營詞作的心情和寫情方法，故以沈、李二人抒寫思念的詞作為研究對象，並從「花」、「月」、「雨」三種意象入手，設立「對花月下雨中群景」仔細分析及比較兩位女詞人如何運用意象抒發思念，因此設題為〈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月下雨中群景」意象研究〉。本文最後一章從王國維「要眇宜修」及「境界」詞學觀，討論沈、李二人於女性詞史的地位及意象運用高度，希望從詞體本質總結出兩人的繼承及同異。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司徒秀英教授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下列提供協助機構併此致謝。

一) 嶺南大學圖書館

二)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學生：許日雅

日期：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P.5
第一節 研究緣起	P.5
第二節 研究概況	P.6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P.7
第四節 沈宜修李清照詞主題總覽和思念詞	P.8
第二章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群景」意象研究	P.10
第一節 沈李詞的花意象總覽	P.10
第二節 宜修之花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P.10
第三節 清照之花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P.12
第四節 比較	P.14
第三章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月下群景」意象研究	P.15
第一節 沈李詞的月意象總覽	P.15
第二節 宜修之月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P.15
第三節 清照之月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P.18
第四節 比較	P.19
第四章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雨中群景」意象研究	P.21
第一節 沈李詞的雨意象總覽	P.21
第二節 宜修之雨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P.21
第三節 清照之雨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P.23
第四節 比較	P.24
第五章 結論	P.26
參考資料	P.29
附錄	P.3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不論古今，女性文學創作都是中國文學中的一部分，我們可借此鑑知女性地位於歷史洪流中的變更。宋代以前，女性創作數量和活動明顯比男性創作少，女文人亦是較容易被社會忽視的群體，甚至有學者將女性於詞壇的地位喻為「男性詞人手中的『皮影』」¹，只是被動而無意識地成為男詞人的描寫對象。直至宋代李清照（1084—1155）踏足詞壇，以其絕妙文筆聞名，更獲後人譽其「千古第一才女」的美名，成為褒揚女性詞的至高審美標準²。隨時間推移至明清後代，女性詩詞創作開始普及，如同被視為「宋代四大才女」的朱淑真（1135—1180）、吳淑姬（生卒年不詳）與張玉娘（1250—1277）、清代的徐燦（1617—1693）、吳藻（1799—1862）等較為人熟識。然而，在女性開始於詞壇崛起的宋代與盛產女詞人的清代之間，作為漸進期的明代亦有不容忽視的聲音—閨閣詞人沈宜修即為顯例。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江蘇吳江人。宜修出身文苑世家，親屬皆具文學修養，當中其伯父沈璟（1553—1610）更以戲曲聞名。³九歲時，松陵沈氏替宜修與當時另一文學世家葉氏之子葉紹袁（1589—1648）定下婚約⁴，並於十六歲時成親，後來更為葉家先後誕下八男五女，其中葉紈紈（1610—1632）、小紈（1613—1657）及小鸞（1616—1632）三姊妹分別於詩詞戲曲等界別聲名大噪，可謂一門風雅。沈宜修與葉紹袁雖志趣相投，但婚後卻因葉紹袁科舉考試及出外任官，二人聚少離多，只有葉紹袁辭官的一段時間，一家人才真正過上平淡幸福的生活。惜好景不常，四十三歲時，小鸞於婚前病逝，不久，紈紈亦因傷心過度而香消玉殞。除了兩名愛女，宜修在短短

¹ 詹萍：〈女性在詞史上扮演角色的演變〉（湖南醫科大學學報，2008），頁115。

² 劉立杰：〈明清女性詞對易安詞的審美接受〉（北方論叢，2013），頁26。

³ 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4，1091。

⁴ 黃曉丹〈沈宜修研究〉內附沈宜修生年紀事，其中云：葉重第時任司空署中，暫歸里門，欲為獨子求燕婉之匹，聞之甚喜，遂為獨子寶生與沈宜修訂下婚約。（南昌大學統招人文學院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7），頁55。

數年間歷經多次死別之苦，自身亦難抵哀傷，終於四十六歲撒手人寰。著有《鸚吹集》及《雪香吟》，亦有編《伊人思》。

沈宜修在家庭背景、婚姻情態、人生經歷上都與李清照有相似之處：首先，二人皆出身自書香世家；沈葉夫婦、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婦皆為文壇一時佳話的金童玉女；其次是人生經歷：兩女於婚後皆因男方事業發展、時局等因素而分隔兩地，於真心相愛且門當戶對的愛情中受盡離愁別恨的折磨；清照面對丈夫之死，宜修經歷子女之亡。因此探討二人詞作與命運關係是一值得注意的研究課題。

第二節 研究概況

自宋以降李清照的詞作受注意。在現當代學界，清照詞是一熱門課題，學者對沈宜修的關注明顯較少。關於沈宜修詞研究，有賴葉紹袁所編的《午夢堂集》及近二、三十年來學界對其人及作品的研究，宜修的生平大致得以還原。以下分別簡述沈宜修和比較沈宜修李清照二人的研究概況。

一、關於沈宜修的研究概況

有學術論文從宏觀角度對沈宜修所屬的整個沈葉家族展開了研究，如蔡靜平：《明清之際汾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03年）及孟羽中：《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研究生畢業論文，南京大學，2011年），還原了沈宜修身處家庭的大環境及文學成就；亦有學者把鏡頭聚焦到沈宜修，黃曉丹：《沈宜修研究》（碩士論文，南昌大學，2007年）以「色、才、德」角度勾勒出沈宜修的形象，並探究《鸚吹集》及《伊人思》的內容風格與意義；孫鳴：《論沈宜修詞的意象與意境》（碩士論文，西北大學，2015年）則搜羅出宜修作品中用過的意象—植物意象、動物意象、其他自然物意象及人工器物意象，並分析箇中意境。亦有學術期刊分別探討沈宜修的溫婉性情、感情生活與愁的原因，如孫鳴：《沈宜修詞的愁思怨縷》（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宋賢：《沈宜修的

婚姻情態與文學創作》（安慶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等皆從不同角度反映出宜修之人生苦況。

二、關於沈宜修與李清照的對照研究概況

以李清照作比較對象的學術文章屢見不鮮，但當中幾乎沒有任何有關於沈宜修與李清照的對讀，較有系統而且提供相關線索的有劉云云的〈沈宜修母女詞作對易安體的接受〉（《新余學院學報》，2012年）及劉立杰的〈明清女性詞對易安詞的審美接受〉（《北方論叢》，2013年）兩篇論文。前者指出沈葉母女繼承了李清照的尖新語言、酒意象運用及女子詞中的丈夫氣；後者亦指出李清照對後世文人極具影響力，會對其經典詞句作出模仿與化用，當中沈宜修〔浣溪沙〕「楓葉無愁綠正肥」亦為仿效李清照「綠肥紅瘦」的一例。二者皆是偏向歸納二人相同處及師承關係。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人生最苦莫過於離別，而且「詩言志，詞言情」，詞體最能表達「要眇」難言的情感感受，本文選擇沈、李二人抒寫思念主題和內容的詞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兩位女詞人如何運用意象表達主題，抒發思念之情。對於沈宜修的部份，由於現存對於其生平的研究不多，不少作品的創作背景也是難以推斷，本文為求論述準確和客觀，減少寫作背景臆測，故仔細分析的作品均有可考的寫作時間和對象。所選之詞均收錄於《午夢堂集》（內附沈宜修《鸚鵡吹》）⁵、及李清照的《漱玉詞》⁶。

意象，即意中之象，學者翁光宇將之形容為「詩人的主觀意念和外界的客觀物象猝然撞擊的產物，是詩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把客觀的物象經過選擇、提煉，重新組合後而產生的一種含有特定意義的語言形象。」⁷生活上有很多物象都能觸發縷縷愁情念想，如花草、動物、氣象、擺設等。本文將以「花」一種女性常用意象，及

⁵ 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共1220頁。

⁶ 李清照：《漱玉詞》（文藝小叢書社，1933），共156頁。〔孤雁兒〕一詞於書中標示為〔御街行〕。

⁷ 劉芳：《詩歌意象語言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頁6。

「月」、「雨」兩種較少學者進行深入研究的意象入手，運用意象比較法進行分析。最後以王國維《人間詞話》詞學主張作切入點，討論沈、李二人於女性詞史的地位及意象運用高度，從而歸結二人間的繼承及同異。

至於詞的研究方法，本文首先用文本細讀法，即有條不紊地分析作品，在比較法方面，參考王兆鵬先生的《詞學研究方法十講》⁸的「比較法」和「聯想法」。「比較法」旨在「同中求異」和「異中求同」，故論文將從細讀研究對象的詞作，進而作出比較入手。「聯想法」則旨在尋求突破，從詞學以外的角度出發，解讀更多意思。

第四節 沈宜修李清照詞主題總覽和思念詞

現簡述沈宜修與李清照詞的主題內容。沈宜修詞以抒情為主，主題內容包括生活記錄、贈答詠物、相思離別，除這三大內容外，亦因明代佛教興盛，宜修之作偶然亦見禪意。李清照的詞則大致分為三個主題：歌詠自然、抒寫離愁別恨及思念故國舊家⁹。前期多寫惜花詠物之作，後期經歷國破家亡，作品逐漸傾向抒發黍離之悲及朝代衰敗的遺恨。下用列表方式標示本文將分析的沈宜修和李清照出現「花」、「月」、「雨」意象的以「思念」為主題的詞作，未會詳述的則見附錄。

⁸ 王兆鵬：《詞學研究方法十講》（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8-18。

⁹ 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的《李清照研究論文集》收錄劉億萱〈論李清照及其作品〉（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90。

意象	沈宜修	李清照
花	〔踏莎行·寒食悼女〕 〔菩薩蠻·對雪憶亡女〕	〔怨王孫·春暮〕 〔孤雁兒〕
月	〔桃源憶故人·思倩倩表妹〕 〔桃源憶故人·寄君晦〕 〔更漏子·寄君晦〕 〔臨江仙·對雪憶君晦寄六妹〕	〔小重山〕（春到長門春草青） 〔訴衷情〕
雨	〔浣溪沙·時在金陵贈別張倩倩 表妹〕 〔菩薩蠻·暮秋夜雨時在金陵〕	〔聲聲慢·秋情〕 〔蝶戀花·晚止昌樂館寄姊妹〕

第二章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對花群景」意象研究

第一節 沈李詞的花意象總覽

世間繁花千百種，花期不同，形態各異，花卉遂成為不同情感的載體。如以桃花喻美好愛情、以菊花表達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孤芳自賞。花意象蘊含之義委婉而細膩，常見於歷代女詞人之作中。整體而言，沈宜修因四季交替、花期有異，故入詞的花亦見變化：春有杏花與桃花；夏有荷花；秋有菊花與桂花；冬有梅花¹⁰。在上述花卉之外，梨花亦是宜修詞的常用意象之一，是她寄託思念的重要意象。如〔憶秦娥·寒夜不寐憶亡女〕中的「瑤華早逗梨花雪」及〔蝶戀花·和張倩倩思君庸作〕的「薄幸難憑歸計遠。梨花雨對羅巾伴」分別以雪白梨花點綴出亡女之痛及代入表妹張倩倩的思夫之境。至於時有詠花、惜花之作的李清照無疑是愛花之人，於其作出現過的花亦不勝枚舉，可謂是以花貫穿一生：由少女時代未知情為何物的鮮豔紅藕，漸漸變為婚後與丈夫分離的梅花，再到飽受喪夫之痛及為亡國之思所折磨，轉為憔悴黃花。清照以花喻己，從顏色到形態變化，抒發歷經的種種長短離愁及天人永隔之憾，二人思念之情皆與花密不可分。

第二節 宜修之花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宜修一生最痛莫過於子女早逝，「白頭人送黑頭人」，故其詠寫思念情懷的詞作以悼亡詞的情感最深刻感傷，因此本文選用悼亡之詞分析「花意象」的運用和表達感情乃至藝術效果。首先是〔踏莎行·寒食悼女〕：

梅萼驚風，梨花謝雨，疏香點點猶如故。鶯啼燕語一番新，無言桃李朝還暮。
春色三分，二分已過，算來總是愁難數。迴腸催盡淚空流，芳魂渺渺知何處。

¹⁰張潔：〈沈宜修詩詞「花」意象研究〉（揚州大學，2017），頁22-35。

清明時節倍思親，寒食為中國傳統節日之一，實際日子在清明前一至兩天，可想而知當時環境籠罩著濃厚的祭祀悼念氣氛，更易勾起宜修近年接連喪女的傷痛。全詞以花為整體意象，出現過的花多達四種—梅、梨、桃、李，用以引申並串連往後的情緒。上片首句直接以花入詞，寫風吹倒梅花片片花萼，雨打得梨花凋謝。兩種來自自然界的打擊，如同突然向女兒襲來的死亡之劫，在紅白二色互相點綴下香消玉殞。接續下句寫剩下的疏香一如往昔地留在枝頭上，合共起來構成一幅落寞殘花圖—以被雨打殘的花喻亡女，在一部份花凋萎後，枝頭上空了一片，餘下的梅花則象徵喪女後的母親，真切地把內心情感形象化及圖像化。當中「梨花」取其諧音「離」，更直接地投射出天人永隔的離別苦；「疏香」同指梅花，著名南宋詞人姜夔有〔暗香〕、〔疏影〕二自度曲，分別以梅花的香氣及在月影下搖動生姿的形態命名，並藉種種與梅相關的典故寫詞人的愛情思念，疏香指梅花斷斷續續送來的幽香。「鶯啼燕語一番新，無言桃李朝還暮」跟前句構成多種對比效果，以新一季的鶯燕之鳴與如故疏香作新舊對比；又以「無言桃李」盛放花蕾反襯早已飄零的梅花與梨花，在種種對照磨擦間，營造出今非昔比之落寞情懷，作為下片抒發思念的基調。下片接續上片花落情景，梨花是春天之花，花謝亦意味著時間已是春季之末。「春色三分，二分已過」點出若把春天分為三份，兩份經已過去，時間是如此飛快流逝，也是一去不復返，也無法回到女兒尚在人間的時日，故「算來總是愁難數」，因思念而起的愁總是無從說起且揮之不去，使她肝腸寸斷，只能默默流淚。只是任憑她朝思暮想，仍然找不到女兒芳魂的蹤跡，再見之日遙遙無期。此詞蘊藏不同形態的花意象—由凋零的梅花與梨花，到本是同根生卻骨肉分離的疏香，再到事過境遷後仍開得燦爛的桃李，由已逝與未逝，孤苦伶仃與安好美滿，短短一片便勾勒出雙層哀怨，足見詞人以落花及好花意象建構層層遞進的哀愁之心思。

第二首悼亡詞是〔菩薩蠻·對雪憶亡女〕。這首詞的特點是除了以花作為表達愁思的重要意象外，宜修亦用花意象建立全詞的抒情結構。全詞以花起、以花結，令情感貫串始終。詞云：

疏梅香吐西欄曲。娟娟一片瀟湘綠。白雪繞庭飛。彤雲接樹低。
謝娘何處去。辜復因風句。莫把舊詩看。空憐花正寒。

此詞創作環境是冬天，於氣候上早已佈下冰冷之感，與因喪女而生的孤寂內心互相映照。在淒冷氣息下，上片依然以花入詞，寫淡淡白梅香氣，並在花香的基調上，接續下句「娟娟一片瀟湘綠」引入水意象，當中「娟娟」與「瀟湘」都收修飾水之美的效果。前者出自杜甫《寄韓諫議注》¹¹，形容柔美之態；後者原指瀟水與湘江匯合之水，亦延伸出清幽的意思，同時亦因湘妃的愛情悲劇而添上點點哀情。「白雪繞庭飛。彤雲接樹低」兩句再以白雪紅雲回應「綠」水，以視覺效果營造感官刺激，在顏色與心境的交錯下描繪出靜寂淒冷的場景。下片連用文才出眾的晉王凝之妻之典，以「謝娘」及「因風句」喻亡女超群的文采，尤其愛寫梅，如今女兒已逝，看見梅花更是不堪重看女兒之作，生怕睹物思人。詞以「空憐花正寒」作結，形象化地寫下女兒仙逝後獨自在寒冬中掙扎的花，亦仿似以花之空虛襯托自己喪女後的寂寞，運用花意象達至首尾呼應之效。

第三節 清照之花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現先分析清照的〔怨王孫·春暮〕和其中梨花意象的運用，詞云：

帝里春晚，重門深院。草綠階前，暮天雁斷。樓上遠信誰傳，恨綿綿。
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舍，又是寒食也。鞦韆巷陌，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

此詞寫於詞人婚後，丈夫出遊未歸，剩得她獨個兒守在家中之時。上片首句即點出時間地點，以春天的門庭深院為全詞定下寧靜卻侷促的基調，繼而把畫面帶到階前滿滿的綠草，同時帶出花之少，增添庭園中幽靜的氣氛。下句轉入黃昏冷清的天空，在往昔的日子，負責傳書的大雁總會在日落月出的時份把信帶到有情人手中，然而這天卻連書雁的身影也看不見，使得等書之人「恨綿綿」。下片則結合上片幽幽長草與

¹¹ 杜甫有詩《寄韓諫議注》，又名《寄韓諫議》，當中有云：「美人娟娟隔秋水」。

不見書雁的連綿幽恨，帶到「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舍」一種明知多情自古空餘恨，卻又無法放下滿腔思念的狀態，思念之情瞬間躍然紙上，再補上寒食的時間點，為全詞加上一份因節日氛圍而起的沉重。詞末引入鞦韆與陌巷兩個予人空靈之感的意象，把情景帶到明月高掛的人靜夜闌，並以梨花意象作結。末句「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寫落在水中月上的梨花，梨花在水中載浮載沉之態，既能使人聯想到水中輕微波動，猶如內心因思念丈夫而泛起的漣漪；於水中飄動之態亦能為愁思營造出輕如縷的無形之感，總結了內心經過一翻忐忑後的淡淡哀思。此詞的梨花雖不是主要意象，卻回應了先前種種鋪墊，令思念不再流於表面，而是一種空虛，達至昇華效果。

次析〔孤雁兒〕，這首詞寫丈夫亡後哀思，其序云：世人作梅詞，下筆便俗。予試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詞云：

藤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斷續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此詞為清照在晚期歷經人事變遷，丈夫離世後所寫的詞作。從其序可知梅花為作品重要意象。詞以起床畫面開始，以藤床紙帳營造出一種慵懶頹唐的感覺，暗地裡滲出陣陣因喪夫而起的憔悴，受盡生死之別折磨，實在「說不盡、無佳思」，心境與物境感受到同樣的淒冷。沒有愛人相伴，孤獨的她只能視香爐為伴。然而本應傳出暖意、為她帶來安心的香爐，如今卻只剩絲縷殘煙，恰似自己孑然一身之境。香味連接起現實與回憶，在疑真似假的交融下，使得場景加倍孤獨。上片末句運用笛曲的聲音意象帶入梅，寫笛聲驚動到承載著思念情懷的梅。梅擬人化的受驚反應更是把堆砌已久的淒苦狠狠道破，愁思傾盆而出，結合外在環境雨打風吹，淚亦隨疏雨徐徐落下。在一番以雨襯淚後，吹簫的聲音停住了，聲音意象的消失亦揭開含蓄的思念面紗，引領詞人吐出「腸斷與誰同倚」的心聲。詞末再將焦點帶到梅上，化用北魏陸凱《贈范曄》折梅贈給遠在江南的好友之典，點染出別離之哀，然而詞人與趙明誠此時已不只是身

處異地的分離，而是今生不復見的永別，故即使仿倣陸凱折梅賦詩，也始終「沒個人堪寄」。全詞皆以圍繞梅的意象與典故，踏實地寫下作為妻子對亡夫的愛情。

第四節 比較

宜修與清照都擅長以花喻己，在作品中，花不單用以點染氣氛，亦借花的形態和色彩比喻和象徵女性本身。如宜修以疏落落的梅花象喻失去女兒的自己；清照以「受驚」的梅花喻喪夫後的自己。其中宜修更以花喻女，把母女骨肉分離之感擬物化，又會藉花卉漸趨不堪的狀態作為思念之心的隱喻。

在詞的意象採用方面，二人都會透過花意象與其他意象之間的互動效果營造更明顯清晰的愁情，而在花意象運用上，宜修清照對花的品種及形態選用亦具心思，如含離別之意的梨花。即使沒有提及花的品種及形態，單以「花」意象入詞，憑其整體畫面亦能為全詞勾勒出情調。如宜修的「空憐花正寒」以獨自承受冰凍的花營造空虛之感；清照的「一枝折得」亦隱藏折下之梅的意象，流露出隻影形單之感。

經過細析和比較，本文得出一個前賢未發現的寫作情況：李清照喜用一種花卉的多種姿態來建立意象，顯例有全詞以梅花種意象表達情感的〔孤雁兒〕；而宜修則喜用多種花卉來建立意象，如〔踏莎行〕命中落花、疏香及綻放桃李的三層對照，在對比下突出情感。對於情感，同是寒食與梨花，宜修的梨花是凋謝的形態，與詞中其他綻放的花比較之下更顯詞人斷魂之痛，似乎比清照平靜安然的水中梨花盛載著更沉痛的牽掛。當然礙於選材所限，宜修悼女詞中的梨花對應的是喪女的切膚之痛，清照則僅是與丈夫的短暫分離，愁意較輕也實屬正常，正如宜修作〔蝶戀花·和張倩倩思君庸作〕替表妹思夫，同時思念弟弟君庸時，亦是用梨花引申出的離愁與細雨相互烘托，點染孤獨淒清之境，比起喪女之痛刻骨程度要淺。而整體上隨年漸長，清照之花所寄的思念情絲亦越趨沉重：由如水中梨花無形的思念轉化為驚心梅的錐心之痛。另外，李清照為首位藉寫梅表達悼亡之思的詞人，或亦為明代沈宜修以梅哭亡女帶來啟發。

第三章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月下群景」意象研究

第一節 沈李詞的月意象總覽

歷經時代變遷，任憑風吹草動，月亮依然在升沉間普照世人，是自古文人常用的天文意象。與群花不同，月只得一個。月的「唯一」予人浪漫的想像，仿如一種永恆，亦衍生出以圓月喻團圓、明月喻佳人的用法。然而月亮有圓自有缺，月缺之憾則能映照有情人心中的苦。後蜀詞人歐陽炯（896—971）有詞云：「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¹²以月寄託思念更是女詞人的常有作風：月於沈宜修而言亦可說是情有獨鍾。月的蹤影遍佈其詞，如學者孫鳴研究所得：「有時以金蟾、蟾月的名稱出現，有時以新月、殘月等形狀出現」¹³，「明月」亦屬常有表述。另一方面，月意象於李清照詞中彷彿較易被忽略，價值有被低估之嫌。清照之月意象運用較分散：除了圓缺對立的月一〔一剪梅〕中的「雁字回時，月滿西樓」的圓月，以及〔攤破浣溪沙·病起蕭蕭兩鬢華〕中的「臥看殘月上窗紗」的缺月，同樣有「明月」、「月影」、「淡月」等表述，可見二女均把思念寄託在月的不同可能性之中。

第二節 宜修之月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除了兒女與丈夫，表妹張倩倩（1594—1627）稱得上是與沈宜修情誼最深的人。倩倩與宜修年紀相若，結伴成長，宛如一對親姊妹。倩倩後來更嫁胞弟沈自徵為妻，二人關係親上加親。可惜倩倩的感情生活頗為堪珂，婚後雖誕下一兒三女，全皆早亡。¹⁴丈夫長期在外工作，夫妻聚少離多，與宜修同病相連而惺惺相惜，卻鮮有相聚之時。自己更是紅顏薄命，以三十四之齡與世長辭，倩倩的出現為宜修人生刻下生離與死別的傷痕，是宜修思念對象之一。關於這份情真意切，可從〔桃源憶故人·思倩倩表妹〕一詞管窺：

¹²全詞為「春欲盡，日遲遲，牡丹時。羅幌卷，翠簾垂。彩箋書，紅粉淚，兩心知。人不在，燕空歸，負佳期。香燼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

¹³孫鳴：〈論沈宜修詞的意象與意境〉（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頁18。

¹⁴趙雪沛：《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18、201。

故人別後空明月。倏忽清明時節。簾外子規啼徹，芳草春絲結。
盈盈一水同吳越。愁看東風吹歇。世事浮雲升滅，休問涼和熱。

宜修以〔桃源憶故人〕詞牌創作，又以「故人別後空明月」一句入詞，「故人」的一詞多義正可引伸至創作背景的追溯。大體而言，學者推斷有二：一為宜修與倩倩分隔兩地生活的時候¹⁵，二為倩倩香消玉殞後，宜修憶起知己所寫¹⁶，取已故者之義。但不論何屬正確，可以肯定的是：此詞所寫的是宜修倩倩別後之事，因為分離，所以思念。「明月」有光明、美好之意，明月當空，則猶如看得見希望，使人心安定。然而，因為與倩倩分別，天上明月再亮眼，都難以照亮詞人內心的孤寂，故月色再美也只是徒然。詞的首句即以月引起多重感慨：其一，以月亮之光明喻內心對與倩倩重逢、團聚之深切盼待；其二，以一如往昔的明月反襯自己與倩倩感情再好亦難逃一別的無奈；其三，延伸這份因離別而起的哀思及對相見的渴望，把難以訴諸言語的相思之情寄託月中，巧妙地以起首句點出詞人心中最沉重的哀思。接續「倏忽清明時節」一句，「倏忽」一詞點出光陰流逝的猝不及防——因為相好不在身旁，無法為匆匆歲月留下發生過的憑據，清明悼亡氣氛更加深了宜修對倩倩的思念情懷。「簾外子規啼徹」以簾外之景把詞人身處之地清晰化，間接點出她現正身處閨中，彷彿與滿腔思苦困在一起。同時引入杜鵑意象，以一個「徹」字為全詞情感氣氛作出多層次延伸：以子規鳥徹夜啼叫、聲音在室內徹底迴盪、叫得痛徹心扉，在時間、空間及情感厚度多角度地描繪出別離之哀。上片末句結合「芳草」與「絲結」意象描繪春天之景，「絲結」形態更是把內心糾纏難安形象化，將閨閣姊妹花之間的思念之情逐步膨脹。下片把無形的思念化為實在的距離，寫春秋吳越水流相通，卻因一水分隔成為二地，像如今二人分隔兩方，無法相見，只能帶著愁情感受東風吹拂與停息。東風又指春天之風，故「東風吹歇」又指春天將逝，春天乃百花齊放的季節，如今春天完結亦點出花謝之時，因一片狼藉而泛起愁緒。末句由思念卻未有相見之日之苦延伸至沉痛的人生反思，世事難

¹⁵趙雪沛《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言及〔桃源憶故人·思倩倩表妹〕時寫：沈宜修與表妹張倩倩自幼情逾姐妹，但各自於歸後，少有見面的機會。此詞表面上是抒寫對閨中知己的掛懷思念，然結拍二句卻在對故人的開解感藉中流露出世事多變、冷暖自知的無限泡桑之意。（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83。

¹⁶宋賢〈沈宜修的婚姻情態與文學創作〉提及倩倩的去世讓沈宜修深受打擊，並舉出其哀悼倩倩之作，當中包括〔桃源憶故人·思倩倩表妹〕，又形容這些詞字字血淚，摧折心肝，寄託了對親人的無限哀思。（安慶師範大學學報，2020），頁41。

料如浮雲，故也不要看重人情與世事上的不如意。全詞以月入詞，既收鎖定主題之效，又以月意象入手層層展開，往清明時節的清冷月亮注入對重逢的盼待，縈繞思念主題擴散至人生在世的命題，構成永恆與無常的終極對比，足見月意象之內涵。

在宜修抒寫對摯親弟妹思念詞中，「月」意象亦起襯托意境之用，顯例有以下三首寄贈弟妹之作：

〔桃源憶故人·寄君晦〕云：

若天雁盡梅花曉。又是元宵過了。松月小窗殘照，春雨池塘草。
亂雲煙樹憑青鳥。江上風帆越杳。莫待燕歸花老，舊約應須早。

〔更漏子·寄君晦〕云：

舊愁新，新夢去。長恨畫簾鶯語。堤草軟，野花輕。隨帆送棹行。
鸞鏡掩，翠蛾斂。襟袖空餘淚點。生別恨，伴銷魂。風吹月照門。

〔臨江仙·對雪憶君晦寄六妹〕云：

窗外蕭蕭疏竹響，一簾柳絮輕飄。暮寒庭院逼瓊瑤。謝家芳玉樹，相對在梅梢。
團扇空思歌白紵，湘天雁語無聊。自憐杯酒獨寒宵。故鄉今夜月，剡曲泛舟還。

詞中君晦為其弟沈自炳；六妹則為親妹沈智瑤¹⁷。由以上三詞可見宜修的思念情懷伴隨著對團聚之境的嚮往，把思鄉情及往昔好時光的掛念投射月中，化作親人間的連繫。〔桃源憶故人〕寫元宵過後春來大地之時，宜修獨個兒在閨中看窗外的月，「松月小窗殘照」寫夜空之中松林上的月，並以「殘照」回應「元宵過了」點出的時序，幽幽松林之上的月並非圓月，而是黯淡的缺月，切合詞人與親人分離的內心空虛，由此歸結到「舊約應須早」，流露對相見之日的盼望；〔更漏子〕寫姊弟別離，以「風吹月照門」作結，以恆久唯一的月意象連起相隔兩方的彼此，突顯親人血濃於水的牽絆，「月照門」的狀態又隱喻對早日於家鄉重逢的期盼。〔臨江仙〕之月亦收異曲同工之妙，「故鄉今夜月」化用杜甫《月夜憶舍弟》「月是故鄉明」及《月夜》思妻之

¹⁷陳怡貝：〈午夢堂家族女詞人研究—以酬唱詞為討論中心〉提及沈智瑤又名淑女，字少君，沈琬幼女、沈宜修妹、陳國珽妻，沈宜修稱之「六妹」，又云二人為親姊妹關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中華民國103年），頁38、56。

典，使對昔日一家團聚的故鄉的思念溢出文字之外，在思鄉基調下思人，更能突出對親弟妹始終如一的關愛。

第三節 清照之月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在清照的詞中，月雖鮮為主要意象，但依然若隱若現地把思念寄託其中。〔小重山〕云：

春到長門春草青，紅梅些子破，未開勻。碧雲籠碾玉成塵，留曉夢，驚破一甌春。
花影壓重門，疏簾鋪淡月，好黃昏。二年三度負東君，歸來也，着意過今春。

此詞為清照早期的作品。跟趙明誠成親不久，丈夫就因官職所需，長居外地，清照飽受思夫之苦，得知丈夫終有歸期難免大喜，此詞正是聞得喜訊後的春日懷人之作。詞以「春到長門春草青」開首，以春來大地、綠草茂盛、梅花初開的情景點出時值春天，為全詞定下和暖感。接下來數句以品茶延續惜春之意，並以「驚破一甌春」連起物境與心境，以想留在好夢中卻無奈要醒過來的掙扎代表思緒細微起伏，漸漸把內心難訴諸言語的情感呈現開來。下片黃昏之景，日落西山後的暮色往往最教人多愁，「花影壓重門，疏簾鋪淡月」兩句以影子形態引入花與月意象，寫花影層次分明地壓著重重門戶；月亮的光線穿過疏簾透射進屋內，於簾上落下淡淡的月影，構成虛無若輕的美感，暗地裡傳遞著真摯卻又不覺沉重的思念。春日之美好不外乎春暖花開、所愛在旁，故於詞人而言，缺少丈夫的春天始終難成好時光，末句「二年三度負東君」承接漸為明顯的思念情絲，點出二人分別時間之長，並渴望丈夫「歸來也」用心過春天，從而不負良辰美景。月意象以「淡月」形態出現，感覺雖簡單平淡，實則月淡情不淡，令情感昇華至更高層次。

第二首顯例是〔訴衷情〕，詞云：

夜來沈醉卸妝遲，梅萼插殘枝。酒醒熏破春睡，夢遠不成歸。
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接殘蕊，更捻餒香，更得些時。

此詞創作於宋室南渡，丈夫在外任職的時間。既生活在政局混亂的社會，丈夫又無法陪伴在側，難免令詞人悲從中來。清照以「夜來沈醉卸妝遲」的生活化場景入詞，因為酒醉而疲累不堪，沒有梳洗就蒙頭大睡，連頭上仍插著梅枝也沒注意到。古代女流之輩鮮會無故喝酒，清照大醉而睡可謂使詞中愁情浮面。下句「酒醒熏破春睡，夢遠不成歸」營造出一種清醒與朦朧、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拉扯，在花香意象引領下，徘徊在夢境與現實間：梅花芬芳香氣使詞人漸漸入夢，並在虛幻的世界實現與親人重聚之夢。卻因香氣太濃而「熏破春睡」，落得現實與夢境都無法還鄉的悲劇收場。接續上片在亂流下思鄉的落寞，下片首句以「人悄悄，月依依」成對偶，寫詞人從夢中清醒過來，四周已是夜靜無聲，只剩無法進睡的詞人；天空上月亮依舊照耀著漆黑的天際，始終對有情人不捨不棄，彷彿寄語詞人對丈夫及家鄉親人長存的思念。及後幾句更結合垂簾意象及把玩殘花的場景予人深居家中、孤獨難抵之感，令思念在寂寞的襯托下明顯化。以絕妙的人月互襯，把思念之苦投射在月之上，月的長情背後是詞人心中悲情。

第四節 比較

在意象選用方面，宜修詞多寫形態完整的月，特別是光芒四射的明月。為表達思念，宜修多以句法用語或情感狀態作修飾，反用其意，如「斷腸明月又如鉤」（浣溪沙·秋思）、「月明猶似當時」（烏夜啼）等，以明月的美滿與現狀的缺憾拉扯與對比，突出思念苦；亦會妙用月的唯一，引申至與嫡親弟妹間連繫；清照詞的月意象表述較為含蓄而多變，如「月依依」妙用擬人法，把月的存在浪漫化、「淡月」則投射出一種富美感的念想。

在情感內涵方面，宜修思親情切，即使皓月當空，她依然空虛；明月再亮，她心中依然因相思之苦而變黯淡無光，若本身已是暗月，則心如月暗。月意象寄託的正是因思念折磨而加倍的空虛感。雖則如此，宜修寄託於月的思念似乎帶著絲絲希望。雖然與摯親分離之痛使她有感當下時刻再優美也是有欠價值，然而宜修在意高掛空中的月，本來就代表詞人自身有意識地尋找光明，甚至於愁思難卻之際在〔菩薩蠻·暮秋夜雨時在金陵〕發出「明月幾時來」的叩問；清照情感同樣有著複雜性，表面而言，清照透過月意象表達出來的情感偏向平淡，沒有太多的起伏或感慨，然而淺白字句間往往蘊藏著一往情深。清照非直接以月意象突出孑然一身的失落感，而是結合周圍環境，以月意象刻劃出情節畫面，令因心上人不在旁而生的冷清之感躍然紙上，為月戴上沖淡幽婉的面紗。

第四章 沈宜修李清照思念詞「雨中群景」意象研究

第一節 沈李詞的雨意象總覽

下雨是大自然現象，騷人墨客在詩詞作品中借雨表達浪漫或煩厭之思，蘊藏詞人萬千情絲的載體。沈宜修的詞常有雨點紛飛意象，用此點染出思念親人及悼念亡女時的氣氛，如〔桃源憶故人·寄君晦〕以春雨點出時節，呼喚遠在他方的弟弟早日回來相聚；〔踏莎行·寒食悼女〕以梨花謝雨寄託對亡女的思念；〔浣溪沙·閨情〕中以細雨襯托孤寂的一人之境。李清照亦常以雨傳達心中念想，更有學者統計得出「風雨」乃清照詞出現次數最多的自然意象，當中可以自然、社會、情感三類作區分¹⁸。雨在二女之詞多作為映襯角色，於表情達意及氣氛營造上的功用卻是不容忽視，為思念詞精髓之一。

第二節 宜修之雨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古代男尊女卑，主張女性應安守婦道、相夫教子。雖明代時情況已有改善，女子亦多留在閨閣之中，宜修亦不例外，故1627年隨夫到金陵生活的一段日子為她的創作帶來了不少靈感。然而該年於她而言亦是人生的多事之秋。先看〔浣溪沙·時在金陵贈別張倩倩表妹〕：

楓葉無愁綠正肥。多情空自繞鷗磯。今宵千里斷腸時。
一棹青山人正遠，半床紅豆雨初飛。別離無奈思依依。

該年初夏，沈宜修於弟弟沈自炳家與帶病在身的倩倩相聚數天¹⁹，此詞則為此時期的贈別作。首句即以葉綠狀態點出時間並非愁意濃濃的秋天，而是草木茂盛的夏日，

¹⁸ 吳忠耘：〈李清照詞中「風雨」、「黃花」意象的生命內涵〉（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1），頁39-41。

¹⁹ 黃曉丹〈沈宜修研究〉內附沈宜修生年紀事，內云：啟七年丁卯年（1627年）三十八歲。初夏，沈宜修於弟沈自炳家與表妹倩倩相聚數日。此時倩倩已病重。（南昌大學統招人文學院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7），頁59-60。

接續以無機心、理應自在四處翱翔的海鷗於石磯旁徘徊不去的反常狀態烘托出因別離而起的「多情」，也更是難掩因與知交相隔千里而生起斷腸之痛。下片首句將離別場景具體化和實在化。首先刻劃當時船杖一弄，距離已拉得很遠，再而利用王維《相思》詩「此物最相思」句意令無盡相思具象化。「半床紅豆雨初飛」以多得能鋪滿半張床的紅豆把相思切實地表現出來，由此表達內心深沉的思念。用「雨初飛」寫時節，「飛」一字用得精妙，不但突顯雨之輕柔，並且映襯別後的思念紛飛。

次觀〔菩薩蠻·暮秋夜雨時在金陵〕：

閒庭滴瀝秋宵雨。紗窗燈影愁無語。明月幾時來。芙蓉何處開。
小樓應寂寞。一夜江楓落。雁唳碧天長。殘更敲斷腸。

詞題云：「時在金陵」，可知菩薩蠻與前詞同樣創作於1627年，時值秋末。根據學者黃曉丹所整理的沈宜修生年紀事²⁰，可知此年宜修生活情態並非安然，時有衣食之憂，亦得知愛女納納婚姻關係遇上挫折，雖秋季應仍未得悉倩倩死訊，但面對生活上的壓迫，對不在身旁的摯親的思念自然更加濃厚。詞首句即以實境「閒庭滴瀝秋宵雨」為全詞定下傷痛基調，寫在秋天晚上雨落在屋外庭院，發出滴滴嗒嗒的聲響，以聽覺意象豐富整個環境氣氛，接下句寫室內之境，在一窗相隔的室內，卻是鴉雀無聲、沉默不語，跟外面嘈吵的雨聲對比之下，更能反映出詞人心事重重的狀態，沉重雨聲持續撞進耳朵裡，內心好不平靜，卻又被滿腔愁思壓抑得說不出話來。進而運用虛寫引入明月、芙蓉意象，藉問美好事物何時到來，發出悲苦時日何時完結的靈魂叩問，接連下片身在「小樓」的自己之寂寞，就如在夜靜無人之時落滿一地的楓葉。大雁往往在萬里晴空中鳴叫，自己卻一直於夜最深的「殘更」承受著斷腸之痛。跟前詞不同，雨意象並非落在心間的水滴，而是真切存在、聲聲入耳的雨。宜修妙用聽覺意象，令人和內外環境加以互動，從聲音加深情感表現。

²⁰ 同上。

第三節 清照之雨及在思念詞中的用法

雨意象於清照之詞頻頻出現，若說到最為人熟悉之例，大概非〔聲聲慢·秋情〕莫屬：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聲聲慢〕為清照晚年之作，首句即以十四個疊字即結合音韻原則一運用當中十個齒聲字為丈夫身亡後無愛人相伴的寂寞心境畫下基調，繼而以「乍暖還寒」點出時值秋天，無聲無息間為詞添上愁意，並在愁情之上結合多元意象運用，藉重重反問揭示內心之苦—酒原為暖身物，但仍不足以抵擋陣陣刺骨寒風，看見由故國方向而至的傳書雁，更彷彿提醒著她國破家亡的事實，使她對丈夫及故鄉的思念逐漸浮面。掉落一地、失去生命力的黃菊又是與只能寡守窗戶的自己同病相憐。在三重反問突顯出的悲情色彩下引入「梧桐更兼細雨」的雨意象，化用《長恨歌》中「秋雨梧桐葉落時」之意，將隱藏的思念之情強化。整句寫細雨敲打象徵愛情的梧桐而響起的刺耳聲音，持續到黃昏也久久未停止。以具象化的雨意象連接起起愁之因及難以訴諸筆墨的思念愁苦。不論對家國之思，還是對丈夫之念都在細雨打梧桐的尖銳觸感下變清晰。

次析清照一首較鮮為人知的作品—〔蝶戀花·晚止昌樂館寄姊妹〕：

淚溼羅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水又斷。蕭蕭微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遠。

從詞題可知清照創作此詞時的主要心念對象為她的知交姊妹。首句即以淚入詞，憶起與姊妹分別時因不捨而淚流滿面的情境。難離難捨得即使唱陽關曲千次萬次，愁

意仍是難以排解。「人道山長水又斷。蕭蕭微雨聞孤館」兩句點出現時與姊妹被重重山水相隔，居住在沒有相好在身旁的「孤館」，把孤寂之心顯露人前，同時引入「蕭蕭微雨」的雨意象，以徐徐落下的雨滴及雨聲襯托出詞人內心的鬱結。下片從憶別之境中返回現實，寫分別之痛使自己亂了方寸，迷惘得連餞行酒的味道也忘記了，彷彿以記憶的模糊對照感情的真實。末句拉緊兩地距離，呼喚姊妹要保持聯繫、不要忘情。雨意象在詞中與孤館的形象互相襯托，令孤獨的氛圍更突出，由此滲透富美感的思念情絲。

第四節 比較

跟花與月不同，雨呈水狀，猶如晶凝之淚，在簡單不加修飾的情況下已蘊藏心傷之感。不論是擲地有聲的滂沱大雨，還是綿綿細雨，二女皆能把情細緻地注入雨水之中：以雨之重寄情之重；以雨之輕代表摯親濃厚卻又細水長流的情誼。在二女的詞中，雨皆非主角，而是利用其情調作映襯。而論及其用雨方法，宜修主要用兩個角度寫心思，一為聲音意象，除了上述〔菩薩蠻〕「滴瀝」擬聲詞外，〔長相思〕「風蕭蕭。雨蕭蕭」亦有用擬聲詞；二為下雨狀態，如上文提到的〔浣溪沙〕以紅豆寫雨之形。在這兩種用法中，清照更多用聲音，如〔添字醜奴兒·窗前誰種芭蕉樹〕「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霖霖，點滴霖霖」，〔聲聲慢〕中的梧桐雨亦為一例，把蘊含愛情象徵的梧桐與代表傷感的雨以「更兼」二字連在一起，令點滴水點盛載始終不渝的愛，從而令情感變得更有深度，引起強烈的疼痛感。上文未析的〔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更巧用觸感將雨形容為「暖雨」，由此因念而轉冷的心境於對比下得以強調。相比之下，宜修的雨意象予人較為柔和之感，但從其具心思的意象組合，如「紅豆」與「雨」加起來的雙重思念情意，亦能看出她於清照詞的繼承。論及雨意象的虛實，清照之雨多為實象轉化入詞的意象，運用大自然的下雨情景的傷心襯托因思念而起的淒愴心境，以雨為現實之意象，但亦有虛實結合之時，如「蕭蕭微雨聞孤館」，理論上「蕭蕭」者非屬「微雨」，清照卻以情打破邏輯界限，由現實中的雨引發因思念而起時大時小的心靈之雨；宜修之雨則偶見雨之虛寫，因心中泛起悲傷之感而透過寫雨

勾勒之，如「紅豆雨」及〔清平樂·為侍女隨春作似仲韶〕的「櫻桃紅雨難禁」皆未必為真實之雨，而屬純粹的意中之象。

第五章 結論

宋代李清照的作品為女性詞史寫下關鍵的一頁。後來元代對女性諸多約束，再度限制了女性詞的發展空間，直至明代末期才見起色，漸進至清代百花齊放的狀態，沈宜修正是於元明詞壇一度衰落後，於亂世中崛起的詞人，可見沈李二人於詞史上具有標誌性的意義。承接上文的意象運用分析，以下將以近現代學者王國維《人間詞話》論點切入，用「對花月下雨中」意象深入綜論，闡述二女於古典詞史上的成就及運用意象之高度，同時展現二人間的繼承關係及分別作結。

王國維於其著《人間詞話》中云：「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景闊，詞之言長。」²¹其中「要眇宜修」一語出自《楚辭》，原指容貌之美及德之高尚，用於文體則指纖巧精美²²，且具自然修飾性的詞。又以「境界」為評詞首要考量，云：「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²³、「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²⁴，強調情景交融後真感情的自然流露²⁵。

由此觀之，清照於詞史上的成就及在婉約詞典範性高度雙全。由女性親自寫的女性詞可謂由唐玄宗兩名后妃及唐宋藝妓所開創²⁶，前者寫對夫君恩寵之感激及讚頌表演者華美舞姿；後者則寫對男性暗生的情愫。一般流露柔婉之風，但技藝上仍與男詞人所寫的花間詞有距離，難自成一格。清照的出現則為女性於詞學創作上的定位帶來轉機，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奠基性的地位，清照文采比前朝女性更勝一籌，能於字裡行間表露身為女子獨有的細膩情絲，如〔醉花陰〕將女性情懷融入花中的「人比黃花瘦」、〔鳳凰台上憶吹簫〕含情脈脈的「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都流露出女性視情如命的心思，不亞於男性之作。清照有別於當時的典型女性，除了感情生

²¹ 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王國維研究資料》（北京：書目文獻，1983），頁31。

²² 趙京立：〈從《人間詞話》看詞之美學特質〉（天津職業院校聯合學報，2017），頁64。

²³ 王靜安：《人間詞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頁1。

²⁴ 同上，頁7

²⁵ 葉程義：《王國維詞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39。

²⁶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29-59。

活外，亦關心社會，更能不畏強權地抒發對時局的失望及亡國之恨，可說是為後代女子詞家國之感作出啟蒙，易安體更為整個古典詞史帶來啟發。清照主張詞別是一家，著《詞論》表明詞需尚文雅、協音律、尚渾成、尚鋪敘、主情致、尚典重、尚故實。當中著重情感及技巧正與《人間詞話》的「要眇宜修」相呼應，在現實殘酷與細膩情感間提煉出真摯感情，揉合外景與心境，並巧用技藝修飾一意象即為妙技，呈現出要眇宜修之境。

清照之詞選取意象絕非隨意，從其花於妙齡、心情愉悅時的完好形態至滄桑、悲傷時的枯乾形態則可見一斑。又能透過意象群加深抒情效果，花、月、雨意象以不同的組合方式於詞中相輔相成，如〔怨王孫·春暮〕中境淡情真的「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水中花月、〔孤雁兒〕在疏雨蕭蕭中點染下折梅贈亡夫的困阻與不可能、〔聲聲慢〕從淡酒、晚風、大雁層層鋪墊，繼而以滿地黃花、細雨梧桐的雨打花葉落此具無力感的畫面，遞進地點染出濃厚愁情及想念、〔行香子〕「雲階月地」營造遙遠距離感及「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的雨晴不定，結合月雨寫未見及再度分別的思念。又如〔滿庭芳·小閣藏春〕²⁷，詞以梅為主角，先以梅回應詞首的閨閣之苦，以花象之好自我開解，同時又隱隱地從獨自對花之態滲出孤獨愁意，進而加上雨意象，以脆弱的花難抵雨打風吹強化憂愁氣氛，及後對照淡月之永恆與命有盡時的花卻永存記憶中的花，全詞看似超脫卻有藏不住因思夫而生的情緒起伏與複雜情感，以花喻己的失落，又以月及雨點染愁意。在意象間的配合下變得句句是愁，使心思盡在不言中，平衡情感修飾與直接抒情，使情感既得以適度外化，不難理解卻存在更深層的隱喻，足見其意象運用之高。

雖則女性詞史發展於元明兩代一度停滯，但清照對後世詞人影響一直存在，對於鞏固女性詞婉約之風貢獻匪淺。晚明宜修詞之出現詞壇，正說明女性獨有文字意識沉寂一時後的重新覺醒²⁸。於宜修之輩，女性詞主題依舊以最常經歷的遷逝敏感與缺愛游

²⁷ 由於上文未有細析此詞，於此略作補充，此作經陳祖美考證創作於1104年，亦即夫妻二人因黨爭被迫分隔兩地的時間，詞云：小閣藏春，閒窗鎖晝，畫堂無限深幽。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手種江梅更好，又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寥渾似，何遜在揚州。從來，知韻勝，難堪雨藉，不耐風柔。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莫恨香消雪減，須信道、掃跡情留。難言處，良宵淡月，疏影尚風流。

²⁸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183-184。

離為主，宜修之詞與前朝主流女性詞作之最大迥異是少有嬌情或尖新之調，而慈母氣息增加不少。宜修詞的意象運用亦不浮誇，即使是錐心刻骨的喪女之痛，宜修亦能以低柔之調引入孤花、白雪等意象，溫柔地記下對亡女的真摯思念。宜修詞修辭恰到好處，保持情感真實，亦達到「要眇宜修」之境。宜修對詞史的貢獻雖然比不上李清照，地位不如李清照高，但其悼亡詞實在不容忽視。至於意象運用的層次功力，宜修等後代女詞人多沿用長久以來常用的輕約意象²⁹，用風花雨雪寄情寫思念，而未見突出更多的新意象，宜修仍能於約定俗成的主題中加上自己的體會和興味，展現意象群高度融合性。如〔桃源憶故人·寄君晦〕以「梅花曉」及「春雨」表面上點出春天之暖，再以「松月殘照」把感情溫度調冷，揭示思親的詞人與大好春天截然不同的落寞，為花與雨添上樂中有哀之感，合共形成好景中見哀情之境。又如〔菩薩蠻·暮秋夜雨時在金陵〕則以滴瀝不停的秋雨營造出失意憂愁的基調，再以寫對好花明月意象寫對好景的期盼，組合出愁意滿懷的精神困境。宜修以意象作為自己獨有情絲的載體，形成具個人特色的書香女子筆風。故本文認為宜修意象運用技巧出色，不亞於清照。

全文完

²⁹ 同上，頁5指女性詞意象輕約，云：一些在男性詞中只能「偏安一隅」的意象，如閨房內的篆煙、孤燈……室外的微風、絲雨、輕雲、淡月、落花、飛絮、蜂蝶、候鳥、影、聲、香、痕等，卻成為女性詞中經久不變的「佔據中心」的意象。

參考資料

一、專著（按作者、譯或編者姓氏之筆畫為序）

1. 王兆鵬：《詞學研究方法十講》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 王靜安：《人間詞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3. 辛衍君：《意象空間：唐宋詞意象的符號學闡釋》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7。
4. 李清照：《漱玉詞》文藝小叢書社，1933。
5. 胡雲翼編：《李清照詞》上海教育書店發行，1947。
6. 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王國維研究資料》北京：書目文獻，1983。
7. 陳祖美：《李清照作品賞析集》成都：巴蜀書社，1992。
8. 陳祖美：《李清照詩詞文選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
9. 曾迺敦：《中國女詞人》女子書店，1935。
10. 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11. 葉程義：《王國維詞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12. 趙雪沛：《明末清初女詞人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3. 趙雪沛：《倦倚碧羅裙 明清女性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14. 劉芳：《詩歌意象語言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15.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16. 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李清照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二、學術期刊

1. 吳忠耘：〈李清照詞中「風雨」、「黃花」意象的生命內涵〉。《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11。
2. 宋賢：〈沈宜修的婚姻情態與文學創作〉。《安慶師範大學學報》，2020。

3. 高峰：〈明清女性詞人的易安情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4. 孫鳴：〈沈宜修詞的愁思怨縷〉。《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5. 張宏生：〈經典確立與創作建構——明清女詞人與李清照〉。《中華文史論叢》，2007。
6. 詹萍：〈女性在詞史上扮演角色的演變〉。《湖南醫科大學學報》，2008。
7. 趙京立：〈從《人間詞話》看詞之美學特質〉。《天津職業院校聯合學報》，2017。
8. 劉云云：〈沈宜修母女詞作對易安體的接受〉。《新余學院學報》，2012。
9. 劉立杰：〈明清女性詞對易安詞的審美接受〉。《北方論叢》，2013。

三、中文論文

1. 孟羽中：〈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1。
2. 孫鳴：〈論沈宜修詞的意象與意境〉。《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3. 陳怡貝：〈午夢堂家族女詞人研究——以酬唱詞為討論中心〉。《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中華民國103年。
4. 張潔：〈沈宜修詩詞「花」意象研究〉。《揚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5. 黃曉丹：〈沈宜修研究〉。《南昌大學統招人文學院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7。
6. 劉云云：〈沈宜修母女詞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7. 蔡靜平：〈明清之際汾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附錄

由於流傳於世的沈宜修生平紀錄不足，若該詞沒有涉及地名或親友，創作背景及確切目的亦難以考證。本文仍想略盡綿力，嘗試把上文未有分析，而又思念之絲可尋、同時有運用花、月、雨意象的詞歸納成表，並結合李清照的部份作對照，望能為沈李詞研究拋磚引玉：

意象	沈宜修	李清照
花	憶秦娥·寒夜不寐憶亡女 蝶戀花·和張倩倩思君庸作 踏莎行（君庸屢約歸期） 水龍吟·悼女 水龍吟·冶城感舊 浣溪沙·雪霽 菩薩蠻（碧煙淒影疏梅白） 菩薩蠻（舊容銷盡寒梅瘦） 菩薩蠻·元夕後送別長女昭齊 菩薩蠻·春閨 瑤池燕·和君晦韻 瑤池燕（輕寒陣陣欺花困） 憶舊遊·感懷思倩倩表妹	好事近（風定落花深） 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 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簫秋）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菩薩蠻（歸鴻聲斷殘雲碧） 清平樂（年年雪裡） 鷓鴣天（寒日蕭蕭上瑣窗）
月	浣溪沙·秋思 菩薩蠻·秋思迴文 清平樂·代人閨怨 烏夜啼（人事何如昔日） 烏夜啼·秋思 烏夜啼（天外雲籠餘碧）	攤破浣溪沙（病起蕭蕭兩鬢華） 行香子·七夕 滿庭芳（小閣藏春） 蝶戀花·上巳召親族 多麗（小樓寒）

	<p>虞美人·春雪</p> <p>百字令·重五悼亡兼感懷</p> <p>花心動·憶別</p> <p>浣溪沙·早春感悼</p> <p>浣溪沙（倚遍闌干對夕陽）</p> <p>浣溪沙（萬里龍沙一望平）</p> <p>憶王孫（銀燈花謝酒初醒）</p> <p>憶王孫（錦川珠浦憶仙遊）</p> <p>如夢令·別恨</p> <p>踏莎行·夜月感舊</p>	
雨	<p>浣溪沙·閨情</p> <p>長相思（風蕭蕭）</p> <p>浣溪沙（飛絮江乾雨乍晴）</p> <p>清平樂·為侍女隨春作似仲韶</p> <p>烏夜啼（一片雨聲淅瀝）</p> <p>蝶戀花（小婢尋香，婀娜有致， 楚楚如秋棠，可憐年十二而死， 愴然哀之賦此）</p> <p>風入松·思君晦</p> <p>三字令·春暮</p>	<p>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p> <p>點絳脣·閨思</p> <p>念奴嬌·春情</p> <p>添字醜奴兒（窗前誰種芭蕉樹）</p>